



“绘麟社”画师

生活周刊 × 李晓林



我们做传统文化这一块，也深深知道有些民艺是和现代生活有距离，但情怀是转瞬即逝的。所以，大多数做传统文化的人本质上都是寂寞的。

Q: 你所提出的“文化归乡”是什么样的含义？

A: 因为我们在记录的东西，很多都是从乡土里长出来的。现在，我们的生活环境和方式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，但是，在古时候，务农的人居多，所以，那时候的文化、礼节、习俗很多都和土地相关，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。它带给我们很多东西，甚至它背后的道理是更深层次的，有时候震撼到我的并不是具体的文化本身，而是背后传达出来的精神。我希望能够为它们找到现代的表述语言，去记录或者换一种方式表现出来。

Q: 你在绘画前读了很多相关的古籍，怎么去寻找链接这些古籍和你绘画之间的联系？

A: 这些古籍都是相互链接在一起的，往往当你找到了第一本古籍，其中的一句话或许是来自于另一本古籍，于是，你就找到了第二本，以此类推，你就会更了解这一系列的书籍。有时候，是对一个知识点非常感兴趣，查阅的时候就发现有相关的古籍，那么我就会去国图或者网络上寻找影印版去进一步了解，需要一个线索才能找到它们。

Q: 你画乐器、美食等等，这些主题都有一种动感，你怎么用静态绘画的方式来呈现超越视觉的美感？

A: 从氛围上，比如画大暑的节气美食米糟的时候，就会在食器下面画一把蒲扇。这些氛围的营造，绝对不会抢了米糟那一道主食，它是作为小氛围。包括我们的配文，其实都是解说性的。绘画的时候，我会更多考虑如何把民俗或者故事讲明白。

Q: 现在重新来看这些传统文化和民俗，会对它有更深入的理解吗？

A: 感觉厚度会完全不一样，维度会更多。当你知道它背后更多的故事和它所处的环境的合理性之后，你会更立体地来看待它。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是，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的生活场景结合起来，因为情怀是没有着力点的，一定会有更好的方式，将两者连接起来。

的沉重与轻盈

“它一定有更好的方式”

北京有一位老手艺人制作“京胡”。这种京胡非常特别，它的声音极为高亢嘹亮，老手艺人形容京胡的特色，说它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，只有最熟练的驯马人才能驾驭它。这门手艺也曾是能够糊口的营生：“现在年轻人看京剧的太少了，也没有往昔的火热。它的存在是有生长环境的，但是如今它存在的环境已经改变了。”

李晓林为了绘制《老手艺系列》曾经拜访过这位手艺人。老师傅告诉她，自己曾经有过两个徒弟，可是他们都没能熬过辛苦的学徒生涯，纷纷转了行，开始从事别的工作。老师傅虽然觉得也能理解，可是这件事情却在李晓林的心中留下了颇为复杂的感觉，“你会发现整个过程，两个学徒有自己的道理，老师傅理解他们也有道理，这门手艺的没落有道理，但正因为没有人是错的，这种落寞感才更强烈。”

这种落寞感常常让李晓林陷入另一种思考当中，“我们做传统文化这一块，也深深知道有些民艺是和现代生活有距离，但情怀转瞬即逝，所以，大多数做传统文化的人本质上都是寂寞的。”

李晓林曾经接到这样一个邀请，有这么一群人在云南支教了两年，他们是一群音乐的发烧友，最初为的是去云南记录当地的传统音乐。这些音乐没有乐谱，只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人口口传唱，而当地的年轻人对传统的音乐形式缺乏兴趣，这群发烧友便想将这些音乐谱成乐谱记录下来。可是音乐一定要生长在自己的土地上，才能发出自己的声响，否则就是变味的，于是，他们便留了下来，在当地支教，陪着当地的孩子传唱山歌，记录音乐。当他们找到李晓林的时候，已经过去了整整两年，他们希望李晓林的画笔能够记录下云南具有当地特色的乐器：“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德昂族的老爷爷，他用手工做三弦琴。其实他已经80多岁了，视力并不好，但他仍然能够把一块原始状态的木头，通过砍、削做成一把手工琴。他还坚持要为这把琴上色，我忽然觉得那把手工琴上强烈的撞色才是真正的传统色彩。”

从前非常内向的李晓林，为了能够推广传统文化的内容，便和先生“辉哥”一起尝试过各种方法，上节目、直播、做首饰……李晓林最近尝试的“胃饱福至”系列，第一个系列是“韭菜包子”，民间有一种说法叫做“包子开口，美出馅儿了”，将这样有传统意趣的美食与现代饰品结合在一起，李晓林始终在寻找这个链接点：“它一定是有一个更好的方式，我们一直在尝试，这个链接点是什么，我们现在或许不知道，但如果它不是这个链接点，我们就重新寻找。我们会愿意用各种方式去尝试。” ●

